

吕叔湘全集

第四卷

《语法修辞讲话》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吕叔湘全集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吕叔湘全集
PDF

目 录

再版前言	3
引言	5
第一讲 语法的基本知识	1
一 说明“语法”(1)	二 从字到句(4)
三 词类(8)	四 句子的成分(12)
五 附加成分、联合成分、同位成分、外位成分(18)	
六 复合句(22)	七 长句举例(25)
第二讲 词 汇	28
一 词性(29)	二 词义(34)
三 同义词(39)	四 词的配合(41)
五 几个常用的词(47)	六 文言词语(54)
七 生造词语(57)	八 简称(58)
第三讲 虚 字	62
一 代词;“们”(63)	二 数量、比较(66)
三 “的”(69)	
四 “和、跟、同、与、及、并”(71)	
五 “着、了”(77)	六 “把、被”(81)
七 “对于、关于”(86)	八 “在、从、当”(93)
九 “因为、为了、由于、结果、使”(100)	
十 与否定和疑问有关的虚字(107)	
十一 其他虚字(111)	十二 文言虚字(114)
第四讲 结 构	122
一 主语(123)	二 宾语(128)

三	表语 (132)	四	附加语 (136)
五	词语的次序 (141)	六	主谓短语 (147)
七	外位成分和类似的现象 (149)		
八	分合和插说 (153)	九	结构混乱 (158)
第五讲	表 达		167
一	逻辑 (168)	二	费解 (176)
三	歧义 (181)	四	堆砌 (186)
五	重复 (190)	六	烦冗 (196)
七	苟简 (201)	八	层次 (204)
九	修辞杂例 (213)		
第六讲	标 点		218
一	句号、逗号 (219)	二	顿号 (228)
三	分号 (235)	四	冒号 (239)
五	问号、叹号 (244)	六	引号 (248)
七	括号 (255)	八	破折号 (259)
九	省略号 (267)		
十	分读号、连读号、专名号、书名号、着重号 (270)		
十一	行款 (272)		
习题			277
附录			
语法修辞正误练习			312
怎样学习《语法修辞讲话》			398

第一讲 语法的基本知识

说明“语法”——从字到句——词类——句子的成分
——附加成分、联合成分、同位成分、外位成分——
复合句——长句举例

一 说明“语法”

为什么要学习语法 这个讲话的目的是帮助学习写文章的人把文章写通顺。(不说把文章写好,因为要有好文章必得先有好内容;这里只是就使用语言说话,所以只说是把文章写通顺。)要把文章写通顺,需要有些关于语法知识,所以先在第一讲里把语法的内容说一个大概。有人会说:“语法是一种专门的学问,我们不想当专家,你能不能不讲语法,只告诉我们怎样把文章写通顺呢?”要回答这个问题,话就得稍为说得远一点。

早先的人学写文章的办法是熟读古人的文章。“熟读唐诗三百首,不会吟诗也会吟,”这句话学诗的适用,学文章的也适用。熟能生巧,这个方法的确也有点效验。但是现在学习的条件不同了,这个老办法就不适用了,至少是不完全适用了。学习条件怎么不同呢?第一,从前学写文章是少数人的事情,而且这少数人也不必学别的,可以在这一件事情上花上十年二十年的功夫;现在人人都要学会写文章,而且还有许多别的东西要学习,谁也不能在这一件事情上花费太多的时间,熟读几百篇文章就难于办到了。第二,从前人读的都是经典著作,广博一点,经、史、子、

集可以琳琅满架，简陋一点，也还有一部《古文观止》；而且阅读的只有这些书，不大会接触到不通顺的文章（在雕板印书的时代，不通的文章是不大有机会刻出来的）。现在就不然了。我们每天看书、看报、看杂志，看的东西很多，而这里面往往瑕瑜互见，扑朔迷离，叫人对于文章的好和坏、语句的正和误，不容易有正确的认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“熟读唐诗三百首”的老办法自然就难于适用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首先得养成一种鉴别好和坏、正和误的能力，然后阅读的时候才能判断别人的文章哪些地方可以取法，写作的时候才能检点自己的文章哪些地方应该修正。这就不得不有点语法和修辞学的知识，而这两者之中，又应该先从语法入手。

要讲语法，就离不开一些术语。术语是一般人最讨厌的，可是事实上少它不了。比如说，我们谁都愿意身体健康，不生毛病；为了这个目的，我们学习生理学和营养学。可是要讲生理学，第一步就得知道身体里面各部分的名称；要讲营养学，第一步就得知道食物里面各种成分的名称。讲语法也是如此。要是一个术语也不用，有许多事情要说得很罗嗦，有许多事情简直说不明白。这里有一个句子：

编辑人经过这一番繁琐的检查工作，不是白费的。

这个句子在语法上有毛病。作者把“编辑人”放在主语的位置上，但是没有给它安排一个适当的谓语，“经过”在这里只是一个副动词，不能做谓语的主要成分。底下“不是白费的”又没有适当的主语，如果说主语是“检查工作”，那又已经做了“经过”的宾语，不能两用。这样一说，就把它的毛病指出来了。但是如果不许用“主语”、“宾语”、“谓语”、“副动词”这些名称（它们的意义底下要分别说明），就很不容易说明白。所以我们要请求读者耐烦点，把这数目并不很多的术语记住，并且把它们的意思

弄清楚。

“语法”和“文法” 我们猜想，读者脑子里已经有一个疑问，平常老听见人家说“文法”，你这儿又讲什么“语法”，这到底是一个东西呀，还是两个东西呢？要是两个东西，那又怎么分别呢？我们的回答是：是一个东西。你要问：为什么又有两个名字呢？这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文章跟说话分了家，大家觉得只有文章要讲究怎么做得好，说话是可以马马虎虎的。语法这门学问从外国传进来的时候，大家就管它叫“文法”。现在知道写文章跟说话本是一回事，内中说话尤其是根本。因此，与其管它叫“文法”，就不如管它叫“语法”了。

又会有人说：原先以为写文章跟说话不同，所以要学习“文法”。既然写文章跟说话是一回事，难道我还会不会说话吗？我就照说话的样子写文章，又何必学习什么语法呢？这个话基本上是对的，可是不完全对。不错，语法无非是从说话里面归纳出来的一些纲领。可是这是从大伙儿的说话里面归纳出来的共同纲领，你、我、任何一个人，说话不留心的时候都难免有违背这些纲领的地方。所以，就拿说话来说，语法也还是值得学习的。再拿写文章来说，写出来的文章该说得出口，这是一个应该重视的原则；许多文章读起来不能上口，这是不对的。可是这两件事情中间还是有点差别。我们日常说话，多半只用些简单的，甚至不完全的语句，常常重复，不大去组织它；而文章，尤其说理的文章，要用比较经济的方法表达比较复杂的意思，语句的组织也就跟着复杂起来。在这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中，就容易犯错误。所以写文章比说话更需要讲语法。

语法是什么 语法的范围是很明确的。欧洲人讲他们的语法，通常包括两个部分，词的形态变化和造句的方法。汉语的词是没有形态变化的，所以汉语的语法只有造句法这一个部分。要

再分，也可以分成句子的结构和虚字的用法这两部分，不过这两部分不能完全分开，因为有些虚字是和句子结构有关系的。

语法不是什么 可是在一般人心目中，“文法”的范围非常广大，几乎无所不包。为了让大对于语法有一个更清楚的概念，我们再说一语法不是什么。第一，语法不是文字学，不管白字、别字、以及古体字、简笔字这些个。第二，语法不是修辞学，它只管虚字的用法，至于一般有实在意义的词儿用得对不对，例如“吃饭”的“吃”，它是不管的。它只管句子的结构对不对，至于句子的灵巧或笨拙，干脆或罗嗦，它也不管的。例如“困难依然是有的，需要继续继续努力才能予以克服，”这在修辞学上是不好的（“进行”和“予以”都可以取消），可是在语法上不能说是有什么毛病。第三，语法不是逻辑，虽然实际上离不开逻辑。例如“学习有态度与方法之分”，句子的结构是完全正确的，只是事理上讲不通，就是不合逻辑（等于说“写字有笔和纸之分”）。我们写文章，不能不讲语法，也不能不注意修辞和逻辑。至于字要写得对，那是更不用说了。

二 从字到句

句子是什么 一般语法书上说，“具备主语和谓语这两个部分的是句子。”这个定义很有用，可惜不周密。一方面，有些句子并不具备这两个部分；另一方面，具备这两个部分的也不一定是句子。因此，好些语法学者想法给句子找个周密的定义，比如说，“句子是相对地完整而独立的语言单位。”“完整”是指意思方面，“独立”是指运用的时候能单独站住，不必添什么。例如“那是人民日报”，意思完整了，也能单独说出去，使对方满足。可是这完整和独立是“相对地”，因为只有回答人家的问话

“那是什么报？”的时候，“那是人民日报”才能叫人完全满足。要是你凭空来个“那是人民日报”，人家是估料你还有下文的，比如“你要看不要？”之类。在这个情况之下，“那是人民日报”就不是绝对地完整而独立了。这种定义，周密是周密得多，可是又没有多大实用价值。

句子的定义虽然很难下，句子是怎么个东西却不难从具体的例子来认识。对于我们中国人，这个认识是非常需要的，因为在我们的语言里，句子这个概念一向很模糊，我们写文章的时候也往往就在这个上面出毛病。我们平常说的“句”，意思很笼统。我们说，“你过来，我跟你说句话，”结果这句话可能说上五分钟，这里的“句”比语法里的句子大得多。可是我们又说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悦乎？”是两句书，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”是两句诗，这里的“句”又比语法里的句子小得多。表现在我们的文章里，好些句子的结构还不完全，可是作者已经圈断了；或是，更常见，一口气写下百儿八十个字，明明可以分成几个句子，可是作者一直都只用逗号（，）隔开。所以，把句子的性质弄清楚，对于我们是十分需要的。

简单句、复合句、分句 让我们还从上一节头上的定义出发，“具备主语和谓语这两个部分的是句子。”例如“我们必须克服困难”，这是一个句子，“我们”是主语，“必须克服困难”是谓语。同样，“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”，这也是一个句子。那么“我们必须克服困难，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”，这是一个句子还是两个句子呢？这是一个句子。这是一个“复合句”，是由两个简单的句子拼起来的。原先那两个句子，就它们的内部结构说，我们管它叫“简单句”；就它们作为复合句的部分说，我们管它叫“分句”。

是不是所有的简单句都能随意拼凑成复合句呢？不成。要看

它们的意思是不是密切相关。比如“我看的是人民日报”跟“你看的是光明日报”可以合成一句，跟“他不爱看报”就合不到一块儿。读者每天看书看报的时候，可以注意那些复合句，看它们里头的分句是不是密切相关。有些句子是很松散的，是可以分成两句甚至三四句的。

句子形式 在上一节的例句里有“自己不懂”四个字，也能分成主语“自己”和谓语“不懂”两部分，这算是句子不算呢？这不算是句子，因为它被包含在一个句子里头，作为那个句子的一个成分。它跟分句不同，分句是半独立的，它是完全不独立的。我们管它叫“句子形式”，意思是它只有句子的形式，没有句子的作用。一个句子里头包含一个或几个句子形式，还是一个简单句，不算复合句。

“自己不懂”是“东西”的附加语，用“的”字连接。句子形式还能做别的成分，如“中国人民获得解放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情”里的“中国人民获得解放”，“我们坚信帝国主义终将被埋葬”里的“帝国主义终将被埋葬”，都是句子形式，前者是做主语用的，后者是做宾语用的（第四段里讲）。

字和句之间——词、短语 句子是字积累起来的，写在纸上是这样，说在嘴里也是这样，这都不用细说。可是讲语法的人不大理会“字”这个东西，要讲“词”。词是什么呢？跟字有什么分别呢？粗疏一点说，字是形体和声音的单位，词是意义的单位。一个字可能也是意义的单位，那个字就同时是一个词，但是许多词是两个字合成的，有些词是三个或四个字合成的。前者我们管它叫单音词，后者我们管它叫多音词。如“人”、“手”、“吃”、“喝”，每个字都是有意义的，所以都是词。这是单音词。“言”、“语”、“民”、“义”这些个，说在嘴里，听在耳朵里，意义都不明确，都只是字，不是词；只有“言语”、“语言”、“文

言”、“口语”、“人民”、“农民”、“民主”、“主义”、“意义”这些才有明确的意义，才是词。这是多音词。两个单音词也能合成一个多音词，跟两个简单句合成一个复合句一样，例如“火车”、“报纸”、“解放”、“斗争”。

这样，从语法讲，构成句子的是词，不是字。词和句子是语法上的两个重要单位。可是好几个词连在一块的时候，不一定是句子，例如“克服困难”、“词和句子”等等。这些不止一个词可又不成为一个句子的东西，我们管它叫“短语”。这只是语法上的一个术语，千万别误会，以为短语一定都是短的，事实上有时候可以比一个短句子长得多。

短语可以依照它内部结构分成好几个类型。(1)联合短语：它的部分是平等相联的，如“词和句子”、“完整而独立”。(2)主从短语：里面有一个部分是主体，另一个部分是附加的，如“我们的祖国”、“主要形式”、“老老实实在地学习”。(3)动宾短语：一个动词加上它的宾语，如“克服困难”、“保卫和平”。(4)主谓短语：一个主语加上一个谓语，中间用“的”字连接，如“中国的解放”、“态度的坦白”。

这四种短语之中，前两种虽然也常见，我们没有常常说到它们的名字的需要。后两种短语是要常常提到的。尤其主谓短语是个生疏的名字，要说明几句。主谓短语在形式上跟主从短语很相像，如“中国的解放”和“中国的历史”；但是实质上等于一个句子形式，只是当中多了个“的”字，比如“庆祝中国的解放”，跟“庆祝中国解放”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。从前人把这种格式里的谓语部分解释为抽象名词，这是不妥当的。名词的特征之一就是不受副词的修饰。可是我们能说“中国的终于解放”，能说“态度的不坦白”，“终于”和“不”都是副词。

正如句子里头可以包含句子形式，短语里头也可以包含短

语。例如“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”，这是一个动宾短语；“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”是一个主从短语，里面包括“这一项”、“对待反革命阶级”、“统治”三个附加语；“对待反革命阶级”又是一个动宾短语，那里面的“反革命阶级”又是一个主从短语。不但这样，短语里面还可以包含句子形式，例如“自己不懂的东西”就是一个主从短语，里面包含“自己不懂”这个句子形式。

三 词 类

区分词类 区分词类，是为的讲语法的方便。可是有一个先决问题：汉语的词能分类吗？有人说，一个词可能一会儿做名词用，一会儿做动词用，一会儿做形容词用，一会儿做连接词用，根本不能分类。这个话有点过甚其辞。汉语里的词能做两类或三类词用的究竟是少数，别种语言也有类似的情形。我们要肯定汉语的词能分类。

汉语的词应该怎样分类，我们不想在这里详细讨论。一则语法学者中间还没有定论，一讨论就会没结没完。二则词类区分虽然在语法理论上是很重要的问题，在实用上并不是语法的最重要的部分，远不如句子的结构以及某一些个别的词的用法重要。在这里，我们只提出在这个讲话里所用的词类的名称，以及大概的内容。

我们暂且把汉语里的词分成八类。

(一) 名 词：事物的名称。不必举例。这里面又分出一小类

副名词：“个”、“只”、“件”、“尺”、“斤”、“次”、“遍”、“下”等等。表示人物或行为的单位。一般名词不

能直接和数词相连，当中必须加个副词——

(二) 动 词：行为或变化的名称。不必举例。这里再分出一小类——

副动词：“把”、“被”、“从”、“对于”等，不能做谓语里的主要成分（如“我把报纸”是不能成句的），我们就管它叫副动词。“在”、“往”、“向”、“到”等，能做谓语里的主要成分，但是经常做次要成分；当它这样用的时候，我们也管它叫副动词。至于一般动词临时用做次要成分的时候（见第四段41、42、43例），就不必归入副动词。大多数副动词有些语法书里称为“介词”，我们认为这两类词的界限很不容易划清，不如还是把它们归在动词这个大类的底下。

(三) 形容词：性质和状态的名称。能限制或修饰名词（如“真人真事”）、动词（如“真打假打”）、形容词（如“真利害”）。附属在形容词这一大类底下的是——

数 词：“一”、“二”、“三”、“十”、“百”、“千”、“万”、“半”、“几”、“些”等等。

(四) 代 词：“你”、“我”、“他”、“谁”、“什么”、“怎么”、“这”、“那”、“哪”等等。

(五) 副 词：“再”、“又”、“也”、“还”、“就”、“很”、“都”、“更”、“不”、“常常”、“究竟”等等。能限制或修饰动词（如“不去”）、形容词（如“很好”），但是不能限制或修饰名词（不能说“不人”“很人”）。

(六) 连接词：“和”、“的”、“得”（如“好得很”）、“但是”、“虽然”、“要是”、“即使”、“除非”等等。

(七) 语气词：“呢”、“吗”、“吧”、“啊”、“啦”等等。

(八) 象声词：包括(1)叹词，如“啊”、“哟”、“唉”；(2)问答词，如“噢”、“嗯”、“嘎”；(3)狭义的象声词，如“砰”、“乒”、“哗啦”。

这八类词里面，名词、动词、形容词的意义比较实在些，可以称为“实词”；代词、副词、连接词、语气词的意义比较空灵些，可以称为“虚词”，和从前所谓“虚字”的范围大致相同。副名词、副动词、一部分数词，也可以归在虚词里。在整个的词汇里，实词占绝对多数；但是虚词的数目虽然小，在语法上可比实词重要得多。

一词多类 区分词类，最好能维持一个原则：一个词的意义不变的时候，尽可能让它所属的类也不变。这样，词类的分别才有意义。这并不等于说，没有一个词能属于两类或三类，只是说，不应该完全根据它在句子里的地位来决定罢了。让我们用几个实在的例子来说明各种情形。(一)在“钉了三根钉”里头，两个“钉”字，不但是地位不同，意义不同，而且声音也不同，应该算是两个词。(二)在“拿把锁把门锁上”里头，两个“锁”字不但地位不同，意义也不同，是一个词属于两类，前一个是名词，后一个是动词。(三)假如地位不变而意义变了，词类可能不变，如“点灯”和“点名”；也可能变，如“走过他门口”的“过”是副动词，“进过中学”的“过”就是副词。(四)假如意义不变而地位变了，就要看这个变化是一般的还是特殊的。比如：(1)大多数名词都能用来限制或修饰另一个名词，如“木头房子”和“数学教员”。这是名词的一般性质，就不必说“木头”和“数学”在这里已经变成形容词。(2)大多数动词和形容词能用来作某些动词的宾语，如“不怕打击”和“贪图方便”。这是动词和形容词的一般性质，就不必说“打击”和“方便”已经变

成名词。但是在“给他一个重大的打击”和“给他种种方便”里，一方面“给”字是寻常不用动词或形容词做宾语的动词，一方面“打击”前面有“一个”，“方便”前面有“种种”。这不是一般动词和形容词所能有的格式，就应该承认“打击”和“方便”已经变成名词。(3) 大多数形容词都能加“了”字表示某种性质或状态的产生，如“脸红了”，这个“红”不必说是动词。但是“把脸一红，扭头就走”和“从来没红过脸”的“红”是一般形容词所不能有的格式，就应该承认它已经变成动词。总之，不能一概而论。倘若一个词在句子中的地位一变，所属的类也就跟着一变，那么几乎所有的词都要属于两类或三类，多的要跨上四五类，不但词类的区分变成没有多大意义，而且自然而然会走向“词无定类”的结论。

词尾 不成为词的字有两类。一类就是“言”、“语”、“民”、“义”这些，是组成实词的主要成分，不必特别给它一个名称。另外一类，像“子”（桌子、椅子），“头”（木头、石头），“们”（我们、孩子们），“么”（这么、那么），“着”（看着、写着）这些，既不是独立的词，又不是实词的主要成分，只是附著在实词后头，像个尾巴似的，我们就管它叫“词尾”。词尾的作用跟虚词差不多，不过因为它不独立，不能归在虚词里，可是“虚字”是可以把它包括进去的。

“呢”、“吗”、“吧”、“啦”这些字也是不能独立的，可是它们不是附著在词的后头，而是附著在句子（或句子的部分）后头，因此我们只能还把它们算做词。词尾本来是词变成的，现在还有两个词正在转变之中，还没变完全。一个是“了”，原来是个语气词（如“吃饭了”），后来又分化出一个动词词尾来（如“吃了饭了”），但是动词和“了”之间有时候能插进一个词（如“吃饱了饭”），可见它的词尾的性质还不完全。另一个是“的”

(包括“底”和“地”，它们的分别第三讲里讲)，原来是个连接词，但是在“我的”、“红的”、“慢慢的”里头，也许可以算词尾（尤其是后面不跟别的词的时候，如“这是我的”、“这是红的”、“慢慢的！”）。但是在“我看的报”里面，“的”还是一个连接词。还有一个“儿”字，又特别些，它平常已经不成为一个独立的音缀，常常不写出来。写出来并且读出来的时候，自然也是个词尾。

四 句子的成分

主语 我们已经知道，一般的句子都有主语和谓语两个部分。可是有些句子是没有主语的。例如：

(1) 但到后来就产生了洋八股、洋教条。(毛泽东)

尤其常见的是复合句里第一分句以外的分句，例如：

(2) 群众见了就摇头，哪里还肯看下去呢？(毛泽东)

有哪些格式能做句子的主语呢？名词和代词最普通，动词和形容词也都可以。短语和句子形式也常常用来做主语。例如：

(3) 名词——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。(毛泽东)

(4) 代词——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。(毛泽东)

(5) 形容词——慢是好的，可不要太慢。

(6) 动词——不懂就是不懂，不要装懂。(毛泽东)

(7) 动宾短语——骑墙是不行的。(毛泽东)

(8) 主谓短语——中国人民的解放使帝国主义恐慌起来。

(9) 句子形式——谁领导谁是一个重要的问题。

这些词和短语都可以带上些附加语，不必细细举例。

主语通常在谓语前头，但是也有在谓语后头的。例如：

(10) 后来又来了许多人。

(11) 台上坐着主席团。

谓语的类型 汉语句子的谓语不一定要有一个动词，这是和一般西欧语言不同的。谓语的主要成分可能是一个动词，也可能是一个名词或是一个形容词。例如：

(12) 动词——我们依靠人民的力量。

(13) 名词——今天端午。

(14) 形容词——那可太危险。

以上第一类句子最普通，也最富于变化。第二类句子在古代也是很普通的，但是近代都在主语和名词谓语之间加上个“是”字，只有少数例外。“是”字是动词，所以这类句子跟第一类的形式接近了。第三类句子还常见，但加上“是……的”的也逐渐多起来了，例如“那是危险的”，实际上等于“那是危险的事情”。这就跟第二类相同，也就接近了第一类的形式。

因为大多数句子的主要成分不是动词就是形容词，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把一句的主语说成某一个动词或形容词的主语，比如说“我们”是“依靠”的主语。

宾语 在“我们依靠人民的力量”这个句子里，“力量”是被“依靠”管着的，我们说它是动词“依靠”的宾语。只有动词（包括副动词）才能有宾语，而且未必个个动词都有宾语。一般地说，有宾语的动词，我们说它是及物的；没有宾语的，我们说它是不及物的。但是及物的动词不一定老跟着一个宾语，比如“写”本质上是及物的，在“大家来写”这一句里就没有带宾语。跟这个相反，平常不及物的动词有时候也能带个宾语，例如“坐车”和“站岗”。

有哪些格式能做动词的宾语呢？跟主语一样，名词和代词最普通，别的格式也都有。

(15) 名词——他们懂得辩证法。

(16) 代词——我去过了，没见着他。